

◇史海钩沉

书法家潘伯鹰之父身世之谜

何谓 文/图

潘伯鹰(1903~1966),现代著名书法家,安徽怀宁人。原名式,字伯鹰,号凫公、有发翁、却曲翁,别署孤云。其书法涉猎面广,尤得力于王羲之、褚遂良、赵孟頫。用笔刚毅凝重,妙在拙巧互用。小楷亦有清婉宏宽气概。书学主张最高境地当于“字外求之”,是现代书坛“二王”书风的积极推崇者之一。著有《中国的书法》《中国书法简论》《玄隐庐诗》等。

潘伯鹰的父亲潘语舲,又名(或又字)语令。号五蜚道人,蟠叟。斋号耐又耐斋。17岁拔贡入官,为执印官(保管印章,监督、核实主官用印是否规范)。

1925年,陈师曾的画册《北京风俗》出版,潘语舲为其作跋。

“陈子师曾即衡恪,江西义宁人。工诗,治汉印,慕缶翁为人,乃擅六法。与予论画,每每以石涛,老莲为绝学。予则谓古人之作,譬如行远必自迳。近人写郑文公碑,一入手即以为法,予以郑碑乃其结晶之笔,汉隶古篆多蕴于中。师曾悟之,即变其常态。又以石谷子为规则,故其最后之作多师黄鹤山樵以及吴、恽。寸缣片楮,人人宝贵,惜遭天忌,不能永年。此册于游戏之中,寓警世之意。此后京师风俗更改如何,非有先知,不敢预测,师曾真有心人哉!对之不胜慨叹。乙丑春暮怀宁潘语舲观于寄斯庵。”

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为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,祖父是支持戊戌变法的陈宝箴,弟弟陈寅恪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。陈师曾诗、书、画、印俱精。其书法篆、隶、正、草皆工,绘画则山水人物、花卉俱佳。吴昌硕曾评曰:“师曾老弟,以极雄丽之笔,都为古拙块垒之趣,诗与书画下笔纯如。”陈师曾篆刻初由黄易、奚冈、赵之谦等人人手,并熔铸秦汉,取法甚广,后瓣香缶翁印风,得钝刀入石之妙,孕育变化,终成一家面目,印风隽拔险劲、瑰奇雄浑。

陈师曾有“蛮语东堂”朱文巨印,边款刊1964年潘伯鹰所作小记,详述其始末:

“此亡友华阳乔大壮旧藏义宁陈师曾所刻印也。蛮语东堂者,北京教育部治公之地也。时君与师曾暨绍兴周豫才诸人同官于此,其职皆在审定教科用书,诸书多由各书局就东西各国成书迻译编纂,呈部核定,故审定时须以所据本对勘,则皆笑而谓之蛮语耳。君既殁,此印归蒋君峻斋,复以赠余,今以奉贻朴堂我兄印家,庶得其所归云。甲辰人日,怀宁潘伯鹰谨识。”

潘伯鹰喜爱陈师曾的篆刻,与其父潘语舲称赞陈师曾的书画,共同释放了家学渊源及艺术审美趣味相承等某些信息。

潘语舲有隶书《节临孔庙碑》纸本立轴传世。识文:“德音孔昭,遶举孝廉。祇傳五教,尊賢养老。躬忠恕以及人,兼禹湯之罪己。”款识:“子佩道兄由皖回,下顾寒斋,见年前所临汉碑加以赞许,即以幅为赠,亦知拜酬间时一趣事也。语令述于沪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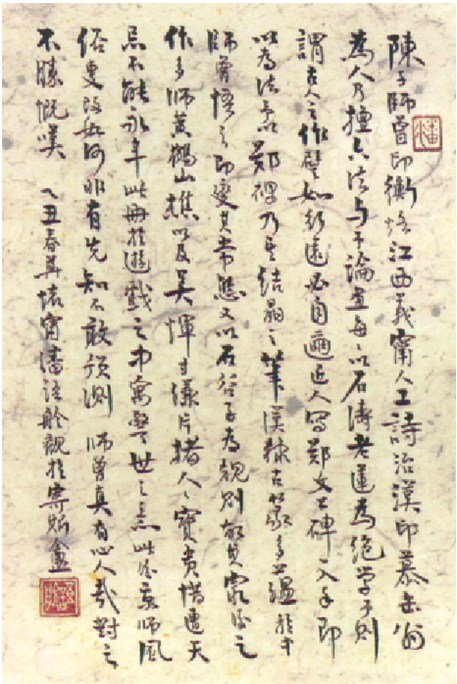
潘语舲生卒年不详,其身世更是一个谜。据说,他与爱俪园总管、

哈同洋行经理、仓圣明智大学校长姬觉弥友善。姬觉弥本名潘小舜,清光绪十一年(1885),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府睢宁县高作镇东南三华里潘家庄的贫苦农家。幼时好学,在家乡私塾为旁听生。后前往上海谋生,考取犹太地产商哈同洋行的收租员。由于勤奋、机敏、相貌英俊,得到哈同夫妇的赏识,成为爱俪园总管。他偶然发现自己与造字圣人仓颉同日出生(3月28日),从此就改姓姬(因为传说中仓颉姓姬,潘氏在古代则应该是姬姓的分支)。姬觉弥喜欢字画篆刻。同时他又信佛,不仅迎名山大庙僧众设坛讲经,还刊行频加精社大藏经八千余卷,并编译中国最早最全的《汉译古兰经》。

坊间传说,潘语舲就是姬觉弥,并认为姬觉弥的生平是潘语舲杜撰的。潘语舲入官后,为哈同夫妇取得哈同花园的土地,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所以当清朝灭亡后,潘语舲便到上海投奔哈同夫妇。“有关潘语舲入爱俪园后的往事,潘伯鹰却从不提及。似乎其人从历史中、从潘伯鹰的生活中,彻底消失了。”

对潘语舲和姬觉弥的身世提出质疑的人,通过对潘语舲的生年(1887年或1888年),以及潘语舲与哈同夫妇的过往,同史料中姬觉弥的自述,完全重合,于是做出推测和判断:姬觉弥作为一个流浪儿,20出头,就能游历土耳其,以至欧洲,又能换海路取道日本归国的自述,纯属故弄玄虚。可是又无法解释:10多岁,更小时的流浪儿姬觉弥,是如何混入举国防卫最严密的清宫,更能让隆裕皇太后认罗迦陵为干女儿,并带罗迦陵拜谒清帝溥仪及皇妃的史实。假设姬觉弥真的拥有像潘语舲一样,清帝后执印官的身份,那他的自述,便真的有章可循了。即使潘语舲与姬觉弥不是一个人,他俩之间也一定存在着不为人所知的联系。

姬觉弥有一幅大篆七言对联书法作品:“鸟兽率循惟歌舞,庆荃隆贵以通灵。”对联上有小字“集颉典文字,潘语舲敬释”之语。这便算得上一种联系,谁能勘破玄机?



潘语舲书法作品

◇情感微澜

书店里的旧时光

齐美道

不久前的一天,我陪女儿去安庆市二中老校区参加教师资格证考试,住在离考点不远的人民路书店附近的旅社。在陪女儿考试的两天里,除了吃饭和送她去考点外,我全泡在附近的那家古老而温馨的书店里阅读与淘书。书店是民国初期的建筑,共三层,青砖砌成的四合院,中间有天井与外相隔,里面除书外,还有花、音乐、名画,有食品与饮料以及休闲区,给人很温馨的感觉。

从一楼逛到三楼,发现每层楼地面包括人行楼梯道,全是古色古香的红色木地板铺成,每一层楼都有前后、左右相连相通的各具特色的书屋,各层楼书屋书架上陈列的书籍按分类,划为不同的区域。又信步回到一楼,走进中间天井,人行道中间立着一座由三层碾盘和碾槽组成的石磨,它因漫长岁月风雨的侵蚀而锈迹斑斑,伤痕累累。石磨两旁有序地陈放着五六张方桌与卧椅,上面有遮风挡雨的大布伞,用来专供读者、游客阅读与休闲。读者大多是青少年,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年,他们都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从书店借来的各种图书与报刊。受其影响,我重新进入各楼层书屋翻阅我所喜欢的书籍。我仔细一瞧,每一层楼每间屋内都放有长桌和圆桌,周围整齐摆放着长短不等的沙发和靠背椅。二楼与一楼有所不同,每间书屋中间桌子上、周边书架上都摆着各种争奇斗艳的盆景,屋顶音响里不时播放着悦耳悠扬的中外名曲。除此之外,还陈列着一些名人石膏半身塑像,四面壁上挂着古今名人字画,靠门拐角陈放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收音机、缝纫机、小型放映机等实物,让你在温馨的阅读与休闲中,有穿越时空的感觉。三楼是少年儿童乐园,共有大小七间屋,设有少儿阅览区和家长接待区,其中一大间摆放着专供少儿游戏的各式各样的玩具和机器人。一对对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在父母的陪护下玩兴正浓,不时发出欢声笑语。斑斓的油画、柔和的灯光、幽香的兰花和曼妙的音乐,与孩子们充满阳光的红红脸蛋交相辉映。

退休前,我一直从事中学教学及班主任工作,坚守岗位,很少有时间去外地的城市逛书店,这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家既古老温馨而又浪漫的特色书店。当我坐在书店软软的沙发卧椅上,在沁人心脾的花香和乐曲声中,边阅读边休息,似乎正远离红尘的浮躁,回归宁静。

◇流年碎影

寨湾的寨子

吴超

在桐城寨湾,有一座美丽的寨子。它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,是我日思夜想的老家。

寨子所在地为太安乡西峰村。漫山遍野的黄松林、青松林,藏着一弯一弯的良田好地。寨子不大,住的都是吴姓人家。寨子大门前有一个池塘,清澈见底。池塘边总是有穿流不息的人们洗衣洗菜。吃饭时,大人和小孩都喜欢端着饭碗,有的坐在门口,有的蹲在屋沿下,有的串门走巷,其乐融融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们见到的那里的老人,不分男女,几乎都是一身满襟衫。满襟衣服的材质为麻布居多,色彩也很单调,无外乎黑白藏青之类。偶尔有年轻女人穿着大花图案的衣服去赶场或走亲访友,很抢眼。我小的时候家里穷,最快乐的事,无非是去山上放牛时骑在牛背上,或者上树掏雀窝、摘摘果子。

即便如此,一到假期,我总是按捺不住要往遥远的山里老家跑。刚开始的时候,每一次总是急匆匆穿过牯牛背水库大坝,坐上船径直朝山里去。下了船,又是急匆匆的,生怕天黑下来。后来,时间长了,走的次数多了,便开始留意脚下的路。一条青石板铺就的路,沿着山脚通向几十户人家的大寨子门口,像一条灰色的布带一样飘向山中,隐入雾里……光滑如玉的青石板,镶嵌在黑褐色的土壤里,严丝合缝,平静,安详,让人感到时光的久远。

寨子的附近有一条河日夜流淌,名曰“三道河”,它养育着寨子,也让寨子更生动,更有灵性。

现在,人们从寨子里搬了出来,依山建造了新房子,有的搬到城区,还有的随子女去了外地。寨子虽不复存在,但在我的心中,它还是老样子。